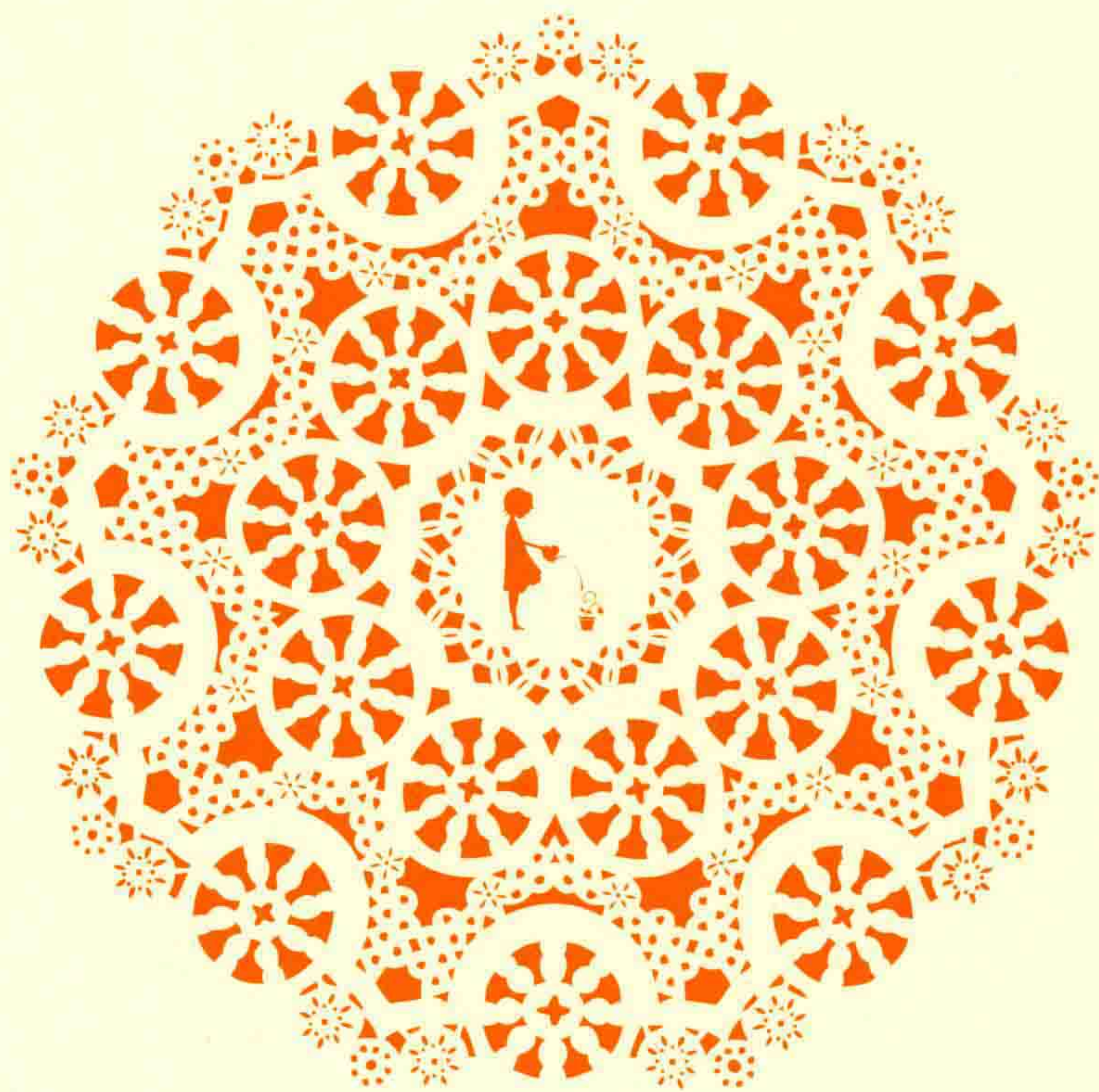


*Unrequited
Love*



暗恋 (上)

橘生淮南

八月长安 作品

*Unrequited
Love*



暗恋 (上)

橘生淮南

八月长安 作品

目 录

- 序章 他们家的孩子 __2
- 第1章 心魔 __4
- 第2章 岁月静好 __10
- 第3章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 __14
- 第4章 也算是圆梦 __20
- 第5章 其实你真的挺浑蛋的 __26
- 第6章 凭什么甘心 __32
- 第7章 我最希望看到的 __39
- 第8章 弱水三千，任你泼 __43
- 第9章 一视同仁的路人甲 __53
- 第10章 高级保姆 __60
- 第11章 艳遇猝不及防 __65
- 第12章 空欢喜 __72
- 第13章 鸡同鸭讲 __79
- 第14章 不能说的秘密 __86

- 第 15 章 仇恨着的人都孤单 __94
- 第 16 章 如果没有黄蓉 __99
- 第 17 章 视而不见与死要面子 __103
- 第 18 章 线索人物 __109
- 第 19 章 小白女主与美丽反派 __115
- 第 20 章 看客 __121
- 第 21 章 其实是赌气 __128
- 第 22 章 洛枳，加油 __135
- 第 23 章 所谓浪漫，就是没有后来 __140
- 第 24 章 后来 __148
- 第 25 章 红色杜鹃 __154
- 第 26 章 友情出演 __162
- 第 27 章 我们约会吧 __173
- 第 28 章 心有灵犀 __179

目 录

第 29 章 故事姐姐 __189

第 30 章 大梦初醒 __197

第 31 章 雨天 __206

第 32 章 旁观者的青春 __216

第 33 章 施华洛世奇 __222

第 34 章 告白 __227

第 35 章 对不起 __232

第 36 章 其实我真的不想相信你 __237

第 37 章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__242

第 38 章 开往冬天的列车 __248

第 39 章 破碎的湄公河 __251

第 40 章 凭什么不恨 __259

第 41 章 女巫来自旧时光 __266

第 42 章 讲故事的人才是上帝 __272

- 第 43 章 因为执念，所以不见 __277
- 第 44 章 情深说话未曾讲 __282
- 第 45 章 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 __287
- 第 46 章 我们都是说谎精 __294
- 第 47 章 岁月的童话 __300
- 第 48 章 你喜欢我喜欢你 __309
- 第 49 章 只要得不到 __315
- 第 50 章 山雨欲来 __322
- 第 51 章 Drama Queen (舞会皇后) __333
- 第 52 章 平衡木 __337
- 第 53 章 真相有什么所谓 __344
- 第 54 章 失之东隅 __353





序章 他们家的孩子

Dear Diary:

人是否能操纵自己的记忆？

如果不能，那些自欺欺人的粉饰和安慰到底来自何处？

如果可以，为什么在很多重要的事件中，我们能记得的，却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那鲜活得不容忽视、挡在岁月的镜头前的主角的脸反而变得模糊。

我是否真的见过他？

是否真的感觉到，妈妈攥紧了我的手，缓缓地说：“洛洛你看，那个小男孩就是他们家的孩子。”

他们家的孩子。

鞭炮的红色飞屑，俗气而艳丽的彩带，飘浮在嘈杂的人声中。我不记得任何来往宾客，却总能想起某个面目模糊的阿姨俯下身问我们这些小孩子——新娘子漂不漂亮？以后想不想当新娘子？

大家奶声奶气地拉长音，想——

可就是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动作、气味、语气词，像一只柔软的手，轻轻地攥紧我的心脏。那时候的一切感觉都随着这些细枝末节重新活了起来，仿佛此时此刻灵魂仍寄居在那个矮小的身躯中，被拥挤的宾客推来搡去，努力穿越喧闹的喜气，去拼凑一个新鲜而矛盾的世界。

彼时的我眼中的那个世界仍然满是混沌且无关紧要的零零碎碎。

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恰恰就是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么多年我念念不忘的，原来竟是这些，而不是那个人。

——摘自洛枳的日记



第1章 心魔

洛枳呆坐在书桌前，盯着面前崭新的空白笔记本。

钢笔横躺在纸面上，笔帽晾在一边许久。她不知道第几次拿起笔，终于决定先把日期写上——然而画了几笔都是涩涩的，写不出字来，只在白纸上留下带着干涸墨迹、让人难堪的凹印。

搁笔太久了。

刚刚室友江百丽接了个电话就匆匆冲出门去，吃过的方便面纸桶就放在桌子上，味道弥漫在宿舍里久久不散。洛枳呆呆地在纸上画着道道，泡面的味道愈加刺鼻。

两个人的宿舍，打扫房间的永远是洛枳。对于这一点，她倒从来没抱怨过。勤劳只是因为对脏乱的忍受能力低于他人，她忍不过百丽，只能干活儿。

忍耐是一种大智慧。

上午江百丽坐在床上拿起塔罗牌照例进行“每月一算”时，死活让洛枳也抽一张。洛枳抽完牌看都没看就塞回给床上的“神婆”，低下头继续看东野圭吾

的侦探小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洛枳突然听见天花板附近传来尖叫声：“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啊，我说，总之你要忍耐，忍耐！善于等待的才是智者！”

洛枳抬起头，懒洋洋地瞥了她一眼：“自从和您住一个宿舍，我已然被迫修炼成智者了。”

后来上铺的“神婆”又吵闹了些什么，她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江百丽从高中开始学习塔罗星座紫微斗数，然而对命运的掌握好像并没有改变她混乱的生活状态，连她自己都感到不解。

因为你只待天命，不尽人事。洛枳默默地想。

洛枳并不相信命运。她怕自己信了天灾，就忘了人祸。因为人祸是可以憎恨和对抗的，而天意不可违。人一旦相信了命运，还能有什么指望？

不过有句话百丽没说错，善于等待才是智者，忍耐的确是必要的。其实，没人比洛枳更懂得这一点。

她抬头看表，已经不知不觉过了半小时了，她还在胡思乱想。

眼前的白纸，白得越发刺眼。

她忽地一下站起来，椅子腿儿在水泥地板上划出尖厉的悲鸣声。

洛枳端起百丽的面碗，小心翼翼地防止面汤溅出来，慢慢走到厕所倒掉。回房间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把百丽哭泣时扔了一地的鼻涕纸扫干净，洗手，深吸一口气，重新拧亮台灯。

仿佛进行了某种宗教仪式的开场。

她终于还是抓起了钢笔，在演算纸上狠狠地画了几道，直到画出了顺畅的笔迹。

9月15日，晴

我遇到他了。很远，第一眼是背影。第二眼是从天而降的大柿子。

然后笔尖就那样停在了“子”字的最后的一横上，反应过来时，那一横的

末端已经洇开成了一个小蓝点。

两小时前，她正在学校的北苑散步。

初秋是北京拥有一整年难遇的好天气，收敛了一身暴虐，流露出温和开朗的模样。

地上有斑驳的树影，她和小时候一样低头认真地走，每一步都要费心思踩在地砖最中央的十字花上面——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去家具批发市场给别人扛包送货，妈妈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费力跟着，脚心和小腿都有种拉伤的酸痛感。妈妈回头看她，眼睛通红，满是心疼，嘴上却说：“你试着每走一步都踩在地砖最中间的那个小十字花上面。”她像做游戏一样努力遵循着规则，忘却了头顶的烈日，盛夏漫长的一路真的就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尽头。

就这样养成了习惯。

忽然起风，她下意识地停住，抬起头。

前方两三米处的岔路口拐过来一个人，正好走在她前方。

即使换了外套，仍然是她这辈子都不会认错的身影：后脑勺儿立着几根不安分的发丝，端正的姿态，微昂的头，挺拔却不显得装腔作势。

她正愣着，一个大柿子突然结结实实地落下来，掠过她的视线砸在了前方不到半米处。如果刚才她没有止步的话，应该会正中头顶。不过它的尸体仍然溅了洛枳一身脏兮兮的汁水——很惨烈，无论是柿子还是她。

前方的人听到了柿子落地难听的啪嚓声，回过头来。洛枳在他目光移到自己身上之前慌忙转身，撒腿就跑。

竟然一边跑着，一边还在走神儿地想，他会不会笑我？

她第一次让他看自己的背影，竟然是这副落荒而逃的模样。

她一直跑，一直跑，两个台阶两个台阶地跨上楼，推开宿舍的门，然后才

想起来大口喘气。

气息平稳下来，她就不紧不慢地换下惨不忍睹的外套和长裤。打开衣柜，看到一片阴郁的冷色调。

倒不是她不喜欢彩色，只是不协调。

高考前夕，全年级集体去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指定医院体检。洛枳把盖了一大片红戳的体检表交给门口坐镇的老师，背起书包，沿着全市最长的那条商业街散步，迟迟不愿回家。

高考前种种繁杂的事项又完成了一项。她想，高中就要这样结束了。

抬头看到一家淘衣服的小店橱窗里，挂着一件明黄色的吊带裙。

那样绚烂耀眼的明黄色。

五月天摆出吊带裙，仿若夏天嚣张的预告函。

那天她心情不好，书包里是大本的模拟题和练习卷，那是高考散发的请帖。她并不害怕这场过独木桥的考试，也不期待和兴奋于即将从题海中解脱。洛枳更多的是困惑，困惑于自己这样一步步下去，到底是离幸福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心中莫名的焦躁无法熄灭，任她像平常一样规劝自己要忍耐、要安分，就是不管用。

她徘徊许久，终于还是冲进店里，含含糊糊地对慵懒的店员说，要试橱窗里的那件裙子。店员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不耐烦地起身。

她的胸口起伏，里面是突如其来的勇气。

狭窄的试衣间里，她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那件吊带裙，只可惜肩膀上露着老土的白色胸衣肩带。刚打开小隔间的门，就看到对面的穿衣镜中立着一个表情呆滞、脸色黯淡的女孩，从门后探出半个身子，瑟缩胆怯得可笑，扎着十几年不变的老土马尾辫，被明黄色衬托得好像营养不良的村姑。

她一愣，有些尴尬，然而心情奇迹般地安定下来。

“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适合什么。”

方才那些空洞的大道理无法说服在街上暴走的洛枳，然而一落在镜子里的村姑面前，突然就变得极有说服力。

她忍着店员的脸色，坦然地交还衣服，搭上公交车回家，坐到书桌前打开书接着复习。谁也无法相信会有人用一件明黄色的吊带裙来挖苦讽刺自己，十几岁的少女，像个苦行僧一样修炼坚忍。

但是洛枳一向善于此道。

这次似乎有点儿不一样。

她带着一身脏兮兮的柿子汁水逃回宿舍，也因为心慌，和那天一样的突如其来的心慌。

忘了在哪本书上看到的，上帝动动小指头，一个人的命运就能急转直下。至于上帝为什么会动小指……也许只是觉得痒。就像洛枳觉得很烦的时候抬脚踩死了一只本本分分地在地上爬着的小瓢虫。没有原因。

她刚才明明光顾着逃跑了，为什么现在却能回忆起自己跑前的一秒，他的目光正从柿子的尸体挪移到她的脚踝。那时，男孩挑着眉半笑不笑，白皙的脖颈连到下颌，那么好看的弧线。

她不是慌了吗，这些又是怎么看到的？

就算看到了，笔尖又为什么无法移动？

洛枳高中时的确写过一本很厚的日记，日记只有一个内容，字字句句只描述了一个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毕业撤退那天，弄丢了。

太久之前了，久到不知道怎么再提笔，久到不再能熟练轻松地用大篇幅的文字去描绘脑海中留下的漂亮的下颌线和那憋着笑的惊讶神情，久到想不起来那时一大片水蓝色笔迹铺展在本子上所带来的卑微的满足感。

太久了。

她转过头，紧闭的门上挂着一面穿衣镜，微微后仰一些，就能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影像：略微苍白的皮肤，尖尖的下颌，戴上隐形眼镜后不再被埋没的美丽眼睛——

的确太久了，久到她都没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那个村姑了。每个埋头苦读的高中女生到了大学都会经历外貌上的蜕变。因为她很少与老同学联系，没经历过同学会上此起彼伏的客套惊叫“啊！你变得好漂亮”，所以，几乎没有察觉。

心跳快得过分。上帝勾动的小指让她无论怎样碎碎念都无法平息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村姑了，不是吗？她想。

所以有些故事，是不是应该迎来转折点了？

毕竟，已经不再是那个用一条明黄色吊带裙就能降伏心魔的年纪了。



第2章 岁月静好

百丽和平常一样猛地推门进屋时，洛枳刚收起日记，打算继续写统计学的作业。背后发出巨大的声响，她习以为常地没有回头看。

百丽一屁股坐在床上，呼吸带着哭腔。

无法结束的八点档。洛枳叹口气，百丽这样的女孩子，永远伤心，却永不死心。

手机发出嘟嘟的声音，百丽开始拨号。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我知道你早就烦了，但我还是那句话，明天你要是在马路上看到我挎着一个男生有说有笑地走，然后告诉你那是我认的干哥哥，你会不在乎？！”

也许会在乎。洛枳摆弄着笔尖心想，但是你在乎他是因为爱，他在乎你是因为霸道。

她发现自己没办法专心写作业了，间断地听着百丽的电话，所以做题的思路也断断续续的。